

武汉封城日记 | 第二十五天

mp.weixin.qq.com/s/JSmGBkQp04lh-YLkADkquA



目前武汉的摸底方案是继续以小区为单位进行人群隔离，如有体况异常者则拉送方舱，直至无新增疑似为止，这个过程究竟还要多久，尚无答案。

答案缺失的原因有二，一是无症状潜伏期的判断一再浮动，最新的病例已有24天潜伏发作，这让隔离期限变得难以设定，还有一个则是依然怀疑可能有感染者没有收治，被遗漏在基层网格之外，在发现他们之前，封闭措施不能停掉。

近千万市民都在重温儿时被禁足的体验，但是我们其实又都没做错什么，这种情绪平行于体谅与自保之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沉闷压抑。

不同的社区有着不同的动员能力，好一点的会有居民自发组织团购，解决生活物资的购买和发放，差一点的则需居民各凭本事，有人真的在挨饿，看似不可思议，实则冷暖自知。

现在的问题不是出在供给上面，物资的储备和销售是正常的，可是没有以往的运力网络完成配送，居民只能依靠三天出一次门的机会抢购囤货，而一家一户只让一个人出门，则又限制了能够携带的物资总量。

这种重压之下的心理状态，就是采购者一方面担心聚集引起的感染风险，另一方面又生怕买得不够多、无法满足家庭后面三天的需求，大家的火气都很大，天天都有吵架的。

你要知道的是，一户家庭的消耗并不只有柴米油盐，从其他疾病的日常用药，到女性生理的卫生巾，都得被考虑进来，人人都像是过冬的仓鼠，如果没能藏足够多的榛子，恐怕就看不到春天的第一缕阳光。

糟心的事还有很多，我有一个朋友打算想办法从外地老家回武汉来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封闭小区之后他在武汉这边养的猫就不能再托人喂食了，他要是不回来，就只能坐等他的猫饿成一具干尸。

不知不觉的，我的这栏封城日记也快要到一个月了，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助理把前几篇做了汇总，发在微信那边，在后面标题加了一个（上），大概也是觉得封城不过是应激反应，这本日记写不了多久就会解除封城，所以很快就可以用（中）（下）收尾。

没想到就这么写成了连载，当初持有类似念头的人不在少数，都不认为封城之后的日子会变得常态化，直到真的开始习惯了空无一人的街道和克勤克俭的消费，才意识到计划内的闪电战变成了计划外的拉锯战。

那个在一月中旬参加帆船环游比赛——和外界断绝联系——之后终于在前几天靠岸连上网络的博主反应也非常真实，天上方一日，人间已十年，怎么好像只是睡了几觉，世界就彻底的改头换面了。

查尔斯·弗雷泽在「冷山」里写道：

「所有的事情，山羊、植物、空气，我会留心每件事的发展变化，即便只是记录发生的事情，也会占据你所有的时间。只要错过一天，你就会落在后面，也许永远无法弥补回来了。」

倘若平安无恙，我们或许也都会对这段奇幻历程拥有别样的记忆。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，第二十六天。